

目 录

第七十四回	忒痴情 穿云寻古洞 临绝险 千里走青螺	541
第七十五回	十年薪胆 二番僧炼魔得真传 两辈交期 三剑客中途逢旧雨	548
第七十六回	几番狭路 苦孩儿解围文笔峰 一片机心 许飞娘传信五云步	558
第七十七回	无意失霜镡 雪浪峰前惊怪鸟 有心求故剑 紫玲谷里见仙姑	569
第七十八回	萋斐相加 冤遭毒打 彩云飞去 喜缔仙姻	578
第七十九回	结同心 缘证三生石 急报仇 情深比翼鹅	591
第八十回	推云拨雾 同款嘉宾 冷月寒星 独歼恶道	602
第八十一回	秦紫玲神游东海 吴文琪喜救南姑	614
第八十二回	情重故人 玉罗刹泄机玄冰谷 仇同敌忾 女殃神先探青螺峪	623
第八十三回	鬼风谷神雕救主 玉影峰恶徒陷师	632
第八十四回	一息尚存 为有元珠留半体 凶心弗改 又将长臂树深仇	644
第八十五回	紫郢化长虹 师道人殒身白眉针 晶球凝幻影 怪叫花惊魔青螺峪	648

第八十六回	断臂续身 元凶推巨擘 追云驰电 妙法散神砂	661
第八十七回	入古刹 五剑客巧结番僧 煮雪鸡 众仙娃同尝异味	670
第八十八回	银光照眼 奇宝腾辉 黑青遮天 妖僧授首	682
第八十九回	勇金蝉单身战八魔 怪叫花赤手戏天王	694
第九十回	施诈术 诓走锁心锤 奋神威 巧得霜角剑	705
第九十一回	败群魔 莽汉盗天书 记前因 藏灵怜故剑	718
第九十二回	生死故人情 更堪早岁恩仇 忍见鸳鸯同拼命 苍茫高世感 为了前因魔障 甘联鹑鷃不羨仙	733
第九十三回	斩孽龙 盗宝鼎湖峰 失天篆 腐心白水观	745
第九十四回	乘危放妖氛 冰窟雪魂凝异彩 锐身急友难 灵药异宝返仙魂	755
第九十五回	洒雪喷珠 临流照影 飞芒掣电 古洞藏珍	766
第九十六回	力辟仙源 欣逢旧雨 眷言伦好 情切友声	778
第九十七回	万里孤征 余英男杀贼枣花崖 一心溺爱 金圣母传针姑婆岭	789
第九十八回	霞煮云蒸 伤心完宿劫 郎情妾意 刻骨说相思	801
第九十九回	难遭春愁 班荆联冶伴 先知魔孽 袒臂试玄针	812
第一〇〇回	吮雪肤 灵物示仙藏 窥碧岑 虎儿遭愚弄	822
第一〇一回	天惊石破 宝剑龙飞 雾散烟消 淫娃鼠遁	835

第一〇二回	两界等微尘 幻灭死生同泡影 灵岳多异宝 金精霞彩耀云衢	846
第一〇三回	长笑落飞禽 恶岭无端逢壮士 还乡联美眷 倚闾幸可慰慈亲	854
第一〇四回	张老四三更探盗窟 周云从千里走荒山	869
第一〇五回	举步失深渊 暮夜冥冥惊异啸 挥金全孝子 风尘莽莽感知音	880
第一〇六回	雾涌烟围 共看千年邪火 香霏玉屑 喜得万载空青	892
第一〇七回	积虑深仇 劫妖天蚕岭 伤心前路 求友钓鳌矶	903
第一〇八回	藏珍无份 寒萼怨偏私 敌忾同心 金蝉急友难	914
第一〇九回	彩毂撑空 万顷金波飞恶蛊 阴风入洞 一团红肉走妖蚕	926
第一一〇回	匝地妖氛 脱身悲失剑 弥天血雨 极恶斗元区	937
第一一一回	穷搜岩涧 手挥剑气晃银河 直上苍穹 足踏云流行紫昊	950
第一一二回	万蹄扬尘 铁羽红裳驱兽阵 孤身犯险 灵药异宝返仙魂	958
第一一三回	美仙娃失机灵玉崖 哑少年巧得玄龟剑	973
第一一四回	猛兽报恩 神禽救主 真人遗柬 侠女寻珍	984
第一一五回	重返仙山 灵泉初孕暖冰肌 三探妖窟 毒青齐飞裂地肺	995
第一一六回	合群力 同收青索剑 从众请 初试火灵珠	1008
第一一七回	斩妖尸 得宝返仙山 逢巨恶 无心留隐患	1016

第一一八回	绝巘立天风 朗月疏星白云入抱 幽岩寻剑气 攀萝附葛银雨流天	1026
第一一九回	涂垢污 失衣逢异士 遭冤孽 辟石孕灵胎	1036
第一二〇回	两仙童风穴盗冰蚕 四剑侠蛮山惊丑怪	1047
第一二一回	双探穹顶 毒火煨文蛛 同人岩窝 飞光诛恶蛊	1067

第七十四回

忒痴情 穿云寻古洞
临绝险 千里走青螺

话说俞允中自见云凤一走，万念俱灰，每日愁积于胸，茶饭都无心下咽，几次恳求心源、玄极、铁蓑道人携带入门。心源因秉承追云叟留柬意旨，不但一味敷衍，不给他关说，反将追云叟的意思转告玄极、铁蓑道人。铁蓑道人先见允中虽然出身膏粱富贵之家，一丝纨绔习气都没有，又加以心地根基均极纯厚，自己本少传人，怜他向道诚切，原有允意，经心源一说，就此打消。允中苦求了多次无效，愈觉愁烦。心想：“那个神仙不是人做的？匠耐这些剑仙都说和自己无缘，玉清大师所说青螺山的遇合也不知真假。云凤现在怪我不肯上进，倘若她学剑回来，见我还是碌碌如旧，岂不越发遭她轻视，怎对得起她？长此耽延下去，如何是好？追云叟是超凡入圣的剑仙，近在衡山，他老人家对内侄曾孙女如此关心，难道对我内侄曾孙婿就一毫都不怜念我的诚意？各位剑仙不允收我为徒，想是我生在富家，割舍不下，又不能耐出家寒苦，故而推托。我何不回转家去，将家业变卖，全做善举，散给贫寒？然后只身一人赶往衡山，去求追云叟他老人家收容，好歹将剑术学成，日后也好同爱妻相见。”主意打定，越想越觉有理。也不通知家人，设词回家，即时喊来家中管账收租之人，将家产全数托他变卖，分办几样善举。留下金条、书信与凌操。带了几十两银子，弃家人山。满心盼望学成剑术，便

去寻着云凤，一同回见岳父。如不能实现自己期望，从此厌世出家，不履人世。

早数日便从心源、玄极口中探知道云叟衡山居处，赶到山脚下，忽然山上起了大雾，山中大路崎岖难行。允中心内焦急，好几次冒着百险，想爬上山去。怎奈衡岳的云雾本就常年封锁，很少开朗的时候，这次大雾更是来得浓厚，站在山脚下望去，只见一片冥茫，咫尺莫辨，漫说认清道路，连山的影俱看不见，如何能够上去？允中无法，最后一次决定鼓起勇气，带了干粮，手脚并用，打算爬走一点是一点。衡岳本是湘中名山，三湘七泽间神权本盛，每年朝山的人甚多。惟独追云叟所居，既在衡岳的极高险处，天好时常是烟岚四合，无路可通，又闻其中惯出猛兽毒虫，朝山的人向不打此经过，人迹极为稀少。允中借住在远离山脚的一个贫苦农民家中，那人姓吴，甚是诚恳，见允中是个大户人家子弟，不携随从，独自朝山，走的又不是入山正路，非常替他担忧，劝解多回。允中知他一番好意，只用婉言拒绝。他自己也知此地山径奇险，常被云封，怎奈业在神仙面前许下心愿，非从此山上不可。那农夫劝阻无效，这日见他执意冒险上去，便说：“此山常听人说猛兽毒虫甚多，官人身佩宝剑，想必是个会家。不过目前云雾满山，本来就没有山路，这般冒险上去，九死一生。如果真是非去不可，待我给官人将手肘、脚膝、脑背后等处，俱都用厚棉兜上，再备下长索套钩。以备万一失脚滚将下来，只消用两手护着头面，顺着坡道往下滚来，即便带伤，不致送命；万一失脚坠入深谷绝涧，只要不死，也可借着绳钩设法爬将上来。不过这都是万没办法中想出来的法子，最好不去冒险，改道朝山才是上策。”允中哪里肯听他劝阻，只催他速去准备。那农民无法，只得依他，夫妻二人连夜给他赶办了一切应用东西及干粮等件。第二天，允中便照那农民之言，将厚棉兜戴好上山。那老农夫妇送到山脚，指明了上去途径，眼看允中行了丈许远近，便渐渐没入雾气之中，一会儿便踪影消失，先还互相呼应，后来渐渐听不见声响，才叹了一口气，径自回家。

那农民原未到山的高处去过，只平日云开时上山捡柴，拣那易走之路，上去还不到三四十丈远，便无路可通，走了下来，总共一年还去不上几次。允中照着他指示的途径，从大雾里爬走上去，如何能走得通，上去不到十丈，便连连滑跌了好几次。一则年少气盛，二来学剑心切，以为自己一身武功，只要手脚摸着一点边际，便不难往上爬去。起初听

见那农夫在下呼喊，劝他回来，心感他一番好意，先还答应几句。人后连吃了几跌，又加雾气太重，声音不易透出，自己既决定不肯反顾，索性一个劲往上爬走，连答应都不答应了。那农民却以为他走远听不见，便走了去。允中听不见下面声息，知道农民已走，幸而自己武功眼力俱有根底，虽然山路险滑，大雾弥漫，走出十丈开外，略歇了歇，镇定心神，前面一二丈以内居然看得出，不禁心中大喜，越加奋发前进。没料到此山高寒，大雾凝在石上变化成水，又加此山常无人迹，岩石磊砢，碍足刺手。三四月间草木丛茂，到处荆棘，一双赤手在湿透的土石上扒挠，冷得都发了木，又刺上一手的荆棘。虽然受伤不重，这些刺藤大都含有毒质，不大一会儿，便肿痛红肿起来，才后悔不该不信农民之言。因嫌攀援不便，将手上棉套脱去，冷还好受。走还不到十分之一，前途险境尚多，双手肿痛冻木，如何能往上行走？急得几乎哭了起来。勉强拔出手上的刺，又走出三丈多远，实在无法再走。摸着一块较为平坦之处坐下，在暗中将未拔完的小刺细细用指甲拔出。这时手上中了毒，不但不觉冷，反倒火热滚烫起来。抬头看上边，雾气浓厚得什么都看不见；望望下边，连自己身体都看个依稀仿佛，不大完全。越想越伤心，决定拼着死命仍往上走，宁死也不回去。把周身整顿一下，取出棉手套戴上，仍旧一步一步往上爬走。后来实在两手疼得难受，没奈何只得站起身来，冒险用两足朝前试一步，走一步。又走上去有五六丈高下，忽然一脚试在岩壁上面，大吃一惊。急忙用一双痛手往四外一摸，到处都是岩壁，哪里还有路可通？这一急非同小可。就在这大雾之中，东摸摸，西摸摸，经了好一会儿，不但上的路没有，恰似钻窗纸的冻蝇一般，连来路都寻不见了。允中着急无奈，跪将下来，高喊外岳曾祖救命接引。枉自喊得口干音涩，说了许多虔诚哀告的话，连丝毫回音都无有。

正在伤心之际，忽见眼前不远有两道蓝光闪动，猜是自己诚心感动追云叟，用剑光前来接引，只消跟定这光前去，必能寻到他的洞府。不由心中大喜，也不顾手中疼痛，连爬带跌地朝那两道蓝光赶去。那蓝光只在原处闪动，并不移开，允中以为必有佳遇。等到走近面前，那蓝光还是不走，先还又猜是什么宝物。及至身临切近，还未及用手去摸，已闻鼻息咻咻，非常粗猛。允中心切势猛，知道有些不妙时，手已摸了上去。才一接触，便觉那东西一生长毛，腥味触鼻，知道在黑暗中遇见一种不知名的怪兽，吓了个胆落魄飞。那东西原也是在雾中不能见物，伏

在那里假寐，被允中高声一叫，惊醒转来，闻着生人气味，循声朝前冲了过来。允中退下来时，本想拔剑护身，忙中忘了脱去手上棉套，就在这手忙脚乱之际，被那东西一头撞了过来，撞了个正着。允中一个站立不稳，倒栽葱跌滚下来。情知性命难保，猛想起农民临来时嘱咐，急忙拳起双腕，抱紧头颅，护好面部，双脚也往上拳拢，缩成一团，顺着往下滚去。且喜这一撞，正好撞向上山时的来处，不曾跌到深渊绝涧之内，没有丧了性命。允中一路翻滚，耳旁还不时听见那怪兽在上面吼叫如雷。连滚带吓，好一会儿才滚到山坡脚下，业已耳鸣目眩，不能动转。又过了好一会儿，勉强将身坐起，忽觉胸前腰背上酸痛非凡，记起胸前是吃那怪兽撞了一下很重，滚到半山又被石头硌了两下。低头看时，胸前衣服业已刺破了一个大长口子，那怪兽头上想必生有角一类的东西，没有被它刺入肉内，还算万分之幸。允中白受了许多颠连辛苦，差点没把性命送掉，不但没有见着追云叟，达到心中愿望，周身还受了好几处硬伤，两手更是痛得火炙一般，屈伸不便。费了好些事，才勉强将一双破烂的棉手套脱了下来。一阵伤心急痛，“哇”的一声，吐了一口鲜血，立刻晕倒，不省人事。

等到醒来，身子已不在原来的山脚下，面前站定一个丰神挺秀的少年汉子，见允中醒来，笑对他道：“你的伤处都好了么？”允中想起适才受伤之事，想是被这少年救护到此，便想下床道谢相救之德。忽然觉得身上痛楚若失，两手也疼止肿消。回忆前事，恍如做了一场噩梦一般。再看这间屋子，原来是个山洞，自己卧的是一个石床。洞内陈设，除了丹炉药灶之外，还有几卷道书。便猜这少年模样虽不似黄、赵等人所说的追云叟，一定也是个神仙异人。急忙下床跪倒说道：“弟子俞允中一心向道，从大雾中冒着百死，想爬上衡山珠帘洞，拜见外岳曾祖追云叟，学道练剑。不想受尽千辛万苦，半路途中被一个怪兽撞下山来，受了内伤，吐了口鲜血，晕死过去。多蒙仙长搭救，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弟子业已抛弃世缘，决心寻师学道，望乞仙长俯念愚诚，收归门下。弟子当努力潜修，决不敢丝毫懈怠，以负仙长救命接引之恩的。”那少年不俟允中说完，将他一把拉起。等允中说得差不多了，便对他说道：“救你的并不是我，你莫向我道谢。你知道这里是什么所在么？”允中只得答称不知。那人道：“这里便是你舍命要上来的衡山后峰珠帘洞，不过此时你还不能在此居住罢了。”允中闻言，又喜又急：喜的是万没料到自己这一

跌，居然就容容易易地到了多少日所想望的仙灵窟宅；急的是那少年说他不能在此居住，虽入宝山，仍不免空手回去。忙向那人道：“仙长既说这里是家外岳曾祖的仙府，不知仙长法讳怎么称呼？家外岳曾祖现在何处，可否容弟子虔诚求见请训？”那少年道：“我名岳雯，令外岳曾祖便是家师。适才你快到洞中时，家师已然带了我师弟周淳移居到九华山乾坤正气妙一真人的别府锁云洞中去了。”允中听说岳雯是追云叟弟子，当然也是个高明剑仙，便不问他所说的追云叟是否真不在洞中，重又向前跪倒，执意要拜岳雯为师，否则便引他去见追云叟，宁死也决不开此地。

岳雯拉起他笑道：“无怪我师父说你难缠，果然不假。你听我对你说，你未来此时，我师父已知道你的心意，但是同他无缘。他老人家自收了周师弟后，便决意不再收徒弟了。所以才用大雾将山封了，使你知难而退。不想你居然不畏艰险，硬从大雾中往上爬来，却不知此洞居衡山之背，离地千百丈，平时樵径只到山麓数十丈便无路可通，你又从黑暗中爬行，那如何能到得了？我也曾替你说了几句好话，但我师父性情古怪，最恨人有所挟而求，说你这种拼命行为，如无人解救，九死一生。你原是个独子，尚未娶妻，一旦丧命，你家便成绝嗣。你也不是痴子，明明以为我师父同你既有葭莩之谊，你生平又无大恶，我师父无论如何不愿收你，也决不能看着一个向道真诚的人为求见他一面，坐视其死而不救。不过你见别位剑仙不肯收你，想用这条苦肉计来邀他老人家怜悯。你资质心地俱还不错，本有一番遇合。谁知这一来，反招来他老人家不快，执意不管。偏偏你竟得遇奇缘。当你无心中被金雀洞金姥姥守洞神兽碧眼金吼新生的小吼将你一头撞下山去，晕倒之时，我正想用丹药前去救你，我师父一眼看见你岳曾叔祖怪叫花穷神凌真人朝你面前走去。他同我师父两位老人家一向是避面惯了的，我师父不愿同他老人家相见，本来就打算移居九华。今见凌真人出现，知道你不致丧命，乃将此洞留与我修行，带了我师弟周淳到九华去了。我师父走后，凌真人夹着你走来，原想同我师父吵嘴，问他为什么见死不救。不知我师父懒得和他见面，业已走开，凌真人扑了个空。他本也不愿收你为徒，想赖给我师父，又没赖上，便给你吃了两粒丹药，将你救转。临走时，他老人家对我说，你生长富厚之家，虽然根基不错，却染了一身俗气，并不是真心向道。这次冒险寻师，还是为了情欲而起。本不愿收你到门下，因为和我师父

赌气，命你先到青螺山去，将六魔厉吼的首级盗来，便可收你为徒。话虽如此说，我想青螺山八魔自从神手比丘魏枫娘死后，他们又从别的异派飞剑之处学会了許多妖法，厉吼是八魔之一，青螺山窝聚异派甚多，远隔这几千里，你又不会剑术，空身一人深入虎穴，去盗他们为首之人的首级，岂非做梦？不过凌真人性情比我师父还要特别，既叫你去，必有安置你之法。你自己酌量着办吧。至于我师父，虽然对门下十分恩宽，要叫我收你为徒，我却不敢。你如愿冒百险往青螺山去，我念在你多少苦楚，帮你一点小忙，将你送去，省却许多跋涉，这倒使得。”

允中听岳雯说了这一番话，前半截深中他的心病，好生惭愧。后来听怪叫花穷神凌浑居然肯收他为徒，凌浑的本领道法日前业已亲眼目睹，云凤又拜他妻子门下，更可惜此见面。只不过久闻八魔厉害，命自己只身空手要去将六魔厉吼首级盗来，谈何容易。不由又喜又惊。猛一转念：“自己此次弃家寻师，原是打算不成则宁死不归；佟元奇与玉清大师俱说自己遇合在青螺山，由凌真人所留的话看来更是不假。不经许多辛苦艰险，如何能把剑术学成？只索到了青螺山相机行事，譬如适才业已在大雾中惨死。”想到这里，精神一振，平添了一身勇气，便请求岳雯带他到青螺山去。岳雯道：“此去青螺山相隔数千里，你也不必忙在一时。那里异才能人甚多，我两三次走过那里，全未下去。你可在这里安歇一日，明日一早，我亲自送你前去，送离青螺山三十余里的番嘴子，我便回来，那里有镇店，有庙宇，你再问路前去好了。”允中道谢应允，便在洞中住了一夜。

第二日早起，岳雯给他服了几粒丹药，带着他在空中飞行，走了两天，到了第三天早上，才到了番嘴子。这里是川藏间一条捷径，人烟却不甚多。岳雯同允中在僻静处降了下来，允中几次求他相助。岳雯随追云叟多年，行动说话都与追云叟好些相似，并没有答应允中，径自作别回去。允中无法，只得一人踽踽凉凉，前往镇店中去寻住处。到了镇上，虽然看见有几十家人家，俱都关门闭户，非常清冷。问了几处，无人答应。遥望镇外树林中有一所庙宇，便跑近前去一看，庙门大开，门外有几个凶恶高大和尚在那里闲谈。允中上前招呼，推说是入藏到布达拉宫去拜活佛的香客，走迷了路，身上又受了感冒，意欲在庙中住上几天再走。那群和尚对允中上下打量了一阵，互相说了几句土语，便叫允中进庙。允中看他们神态虽然可疑，一则事已至此，二则阅历还浅，未出过门，焉知利

害轻重，贸然随了进去。身才入门，便见大殿两廊下堆着许多牛马粪秽。有几个和尚鸠形鹄面，赤着双足，在一个井内往起打水，旁边立着一个高大和尚，拿着一根长皮鞭在旁威吓。见允中进来，便朝领路和尚互说了几句土语。允中也看出情形不妙，仗着自己一身本领，且到了里面见机行事。又随着绕过大殿，走入一个大院落，只听一声佛号，声若枭鸣。举目往前一看，台阶上铺设锦墩，坐着两个和尚：一个生得十分高大，一个却生得矮短肥胖，俱都穿着黄袈裟。旁边立着十来个相貌凶恶的和尚。见允中进来，俱都佯佯不睬。先前引路的和尚便喝叫允中跪下。允中见那些和尚不但神态凶横，而且俱都佩着锋利耀目的戒刀，估量不是善地。听见喊他下跪，只装不懂，朝上一揖道：“大和尚请了！”还要往下说，旁立的凶僧早喝道：“要叫大老爷！”允中方觉好笑，那个矮胖和尚业已起立，指着允中说道：“你这蛮子是哪里来的？你有多大胆子，见了本庙大老爷、二老爷还不下跪？”允中听他说的是四川口音，不似土语难懂，忍气答道：“我姓俞。许愿到西藏去朝活佛，迷失了路，身上不快，想在贵庙借住一两天。佛门弟子多是谦恭慈悲，为何施主要朝你们下跪？你们不必欺我远来生客，我要走了。”说罢，将身一纵，上了庙墙。正要往下跳时，猛见墙外也是一座院落，下面有百十个凶僧，在当地扭结摔跤角力，看见允中站在墙上，齐声喊捉毛子。允中见他们人多，不敢下去，刚打算回身，忽听得脑后一声怪笑，适才那矮胖凶僧正站身后。允中再往旁看时，四外纵上来有数十个凶僧，各持戒刀禅杖，拥将上来。允中见势不佳，欺那面前站的矮凶僧单人把住一面，又无兵刃，纵身上前，起左手，乌龙探爪，朝凶僧面门一晃，右手便去拔剑迎敌。只见那凶僧嘴中喃喃只往后退，身体非常灵活轻便。允中剑刚拔出了鞘，猛觉一阵头脑昏眩，一个站立不稳，从墙上倒栽下来。下面凶僧见允中跌下，急忙上前将允中捆了个结结实实。等到允中神志稍为清醒，业已被众凶僧将他捆绑在佛殿明柱之上。允中破口大骂，希冀速死。那些凶僧也不去理他，直捆了一个整天整宿。那捆的黄绳，不知是什么东西造成，不挣扎还好，一挣扎，那绳竟会陷进肉内，非常痛楚。

第七十五回

十年薪胆 二番僧炼魔得真传
两辈交期 三剑客中途逢旧雨

允中枉自又急又怒，无计可施。幸而来时服了岳雯两粒丹药，还不甚觉饥饿。第二日午后，那矮胖凶僧来看两次，见允中神态硬朗，一丝也不困惫，暗暗惊奇。一会儿又去请那高大凶僧来看。两人商量了一阵，那矮凶僧便向允中道：“看你不出，你居然还是个硬汉子。我们现有一桩事要和你商量，你若应允，便能饶你活命；若是执迷不悟，便将你开膛摘心，与大老爷下酒。你意如何？”允中想了一想，答道：“我已被擒，杀剐任便。你如有事求我，也没有绑着逼迫的。有什么事，先将我放了再商量。事若可行，无不应允；如果是那些奸盗邪淫一类，你就把我杀了，皱一皱眉头，不算汉子。”那矮的凶僧对那高的凶僧道：“这个人倒真是个汉子，比先前那些人强多了。好在我们也不怕他逃上天去。”说罢，便去解了允中的绑。

允中被绑一个整天整夜，周身麻木。知道这些凶僧厉害，又会妖法，决难觑便逃走，莫如暂时应允他的请求，见机行事。便问那两个凶僧道：“有什么事相烦，你说吧。”那矮凶僧先不答言，一手拖了允中走到庭中向阳处，仔细朝允中脸上望了又望。然后再拖他一同走进隔院一间禅房落座。说道：“我名喀音沙布，是本寺的二老爷。那生得比我高的是本寺大老爷，他的名字叫做梵拿伽音二。我们俱是西藏人，只为得罪了活佛，

带了手下徒众，到青螺山内盖了一座庙宇参修。十年前忽然来了一个女的，名叫神手比丘魏枫娘，生得十分美貌。我们不该将她留在庙中，被她用法术飞剑伤了我们多人，将我师兄弟二人逼走，占了我们的青螺山。我们无奈，才逃到此地，将这座昭远寺的住持赶走，在此暂居。一则因为得罪了活佛，西藏不能回去；二则又舍不得青螺山的出产和辛苦经营的庙宇，原打算请了能人仍将青螺山夺回。不想魏枫娘闻得我们仍未远离，前来逼迫我们归顺，做她青螺山的耳目。她有八个徒弟，便是那有名的西川八魔，专一在外奸淫打劫，个个精通法术，本领高强。我们斗又斗不过她，走又无地可走，只得答应下来。此地原是川藏间孔道，平日行旅客商及入藏朝佛的人贪走近路，有不少俱都打此经过。我们占据青螺山时，并不时常打家劫舍，只不过入藏的人俱要到我们寺中进香布施，才保得平安。偶尔劫杀一两次，也是他们不知好歹，既要少走十多天近路，又舍不得香资，恼了我们，才惹出杀身之祸。谁知八魔到此，他们手下人又多，不问青红皂白，见人就抢，遇到妇女就奸，不时还往川中去做大案，满载回来。渐渐这路上断了行人。他们又恐风声太大，知道到青螺山，这里是必由之路，所以逼我们给他们做眼线，以防能人剑客到来寻他们晦气时，好做一准备。只苦了我们，平日此庙本无出产，全仗过路香客布施，被他们这么一来，绝了衣食来源，只得也在川藏边界上做些打劫生活。谁知八魔还是不容，只准我们做眼线，每月由他们那里领些羊米奶油。遇有大宗买卖抢到了手，也得往他们那里送。我们忍气吞声已有多年，天幸魏枫娘这个泼贱在成都被一个女剑仙所杀。我们本想去将青螺山夺回，谁知八魔自魏枫娘一死，害了怕，拜到西藏毒龙尊者门下，练会许多法术，又请了许多能人相助，我们估量不是对手，重又隐忍下来。知道他们虽然厉害，但有炼天魔解体的大法能够制他们。我大师兄本会此法，他不该前些年在青螺山被魏枫娘用素女偷元破了元真，失去纯阳，使用不灵了。炼这种大法，须要一个有好根基，元神稳固，心志坚强的童儿，在一个僻静的山顶上，朝着西方炼上两个四九三十六天，才能成就。只是这三十六天当中，预先得学会辟谷打坐，然后坐在那里如法施为，直到大功成就，无论见什么动静和种种妖魔扰乱，动也不动，稍一收不住心神，不但前功尽弃，还有性命之忧。大师兄因见庙中徒众全非童身，不能炼这种大法，便想寻人代替。物色了这多年，偶尔遇见一两个勉强能用，谁知他们的心志不强，结果徒自丧了

性命。而且这种法术，须要从未学过别的剑术道法的人才能炼，否则他的元气炼过别的，杂而不纯，仍是无用，所以甚为难得。昨日我们两个徒众见你带有银两，原想照从前一样下你的手。及至引你见了我师兄弟，才看出你是个童身。先还不能肯定你就能行，后来将你捆了一天一夜，才觉出你不但根基禀赋甚厚，尤其是心志坚强，元神凝固，所以才同你商量。你如肯点头答应，不但我们得你帮助，将青螺山夺回，你也就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将我魔教中秘宝学了去，岂非两全其美？不过学时，须要把生死置之度外，无论眼前有什么恐怖景象，全是一些幻景，只要不去理它，转眼消灭；若一把握不住心神，立刻便有性命之忧。我已将真情对你说明，如果不从，那就莫怪我们对您下毒手了。”

允中见他说时神态有许多可疑之点，知道决没有这么简单，但是自己已成了俎上之肉，不任人摆布也是无法脱身；又加自己想到青螺山盗六魔厉吼的首级，正愁无法进去，倘如他说的是实话，这法术学成，便可制八魔死命，岂不是一举两得？把这利害关系在胸头盘算了一会儿，还是姑且应允了，再相机行事。便答应了。那喀音沙布闻言大喜，也不命人看守允中，出外去了好一会儿，会同他师兄梵拿伽音二进来，高兴地对允中说道：“你真是个信人，好汉子！我故意出去多时，并没看守你，你却丝毫不想逃走。相助我们成功，无疑的了。”说罢，又说了一番语。允中只一转眼间，从壁内走出三个凶僧，捧了许多食物与允中食用。允中庆幸自己没有想逃。等允中果腹之后，又领允中去沐浴更衣，领到一间净室，由大凶僧梵拿伽音二先传了几天辟谷打坐之法。允中人本聪明，资质极好，一学便会。二凶僧也非常高兴，遂将一切口诀炼法，秘密传与允中，默默记熟。又再三嘱咐，遇见幻景不要害怕。这时正在夜里。到了子正三刻，梵拿伽音二领允中到院落中去，口中念起梵咒。一会儿工夫，允中便觉天旋地转，面前漆黑。等到清醒过来，已到了一座山顶石上坐下，头上星月一丝也看不见，远望下面一团漆黑。正要起身站起，耳旁忽听一人说道：“你不要动，我已派了四个徒弟在你身边保护你，每晚子时我来看你一次。现在你该如法施为了。”允中闻言，见事已至此，自己又不会妖法，他在暗中还派得有人看守，想逃是决不能够，索性照他所说镇静心神，去炼那天魔解体之法。不提。

话说心源、玄极自白、许、俞三人相继失踪，敌人也不来扰乱，见戴家场并无甚事，便同铁蓑道人辞了衡玉、凌操，搬到谷王峰居住，每

日练习吐纳剑诀，有时也出山走走。这日心源正在峰头远眺，忽见山脚下走来一个壮汉，迎上前去一看，正是陆地金龙魏青。原来那日大家忙于和吕村交手，直到事完，湘江五侠临走，才把魏青妻子被一个白猿抢去说将出来。心源听说魏青一人赶去援救，并无帮手，好不放心，便想再约一两位剑侠同自己前去，助他一臂之力。玉清大师道：“久闻衡山白象崖有一只白猿，行走如风，却从未听说伤过人。既然怪叫花凌老前辈知道此事，他告知魏青前去援救，自己决不袖手，我们去了反不妥当。”心源闻言，又请玉清大师占了一卦，知是逢凶化吉，并无凶险，才放了心。他跟魏青又是师生，又是好友，不见本人总觉悬念，忽然在无心中遇见，自是欣喜，便先问魏青那日经过。

魏青道：“我那日因听凌真人来说，我妻子被白猿抢去。他又说白猿住在白象崖，行走如飞，怕我追赶不上，一面指示我抄近路去追，随手在我背上拍了一把，走得便快起来。在谷口遇见湘江五侠，凌真人不要他们相助，只催我就走。我才一出谷口，便觉身子轻飘飘地直往前飞走，眼看前面大河长涧，只一晃眼身已过岸，走了不多一会儿，就看见前面一团白影如飞投向东北。渐渐追近，闻得我妻子哭喊之声。追来追去，追到一座石崖，便钻进洞去。近前一看，那洞已被那厮用石头封堵。我使用腰中钢爪前去推那洞门，好容易才将那石洞推开。那白猿跳出，使用一根木棍，不知是什么木头所做，和我争打了好一会儿。那厮身材伶俐，一纵就是好几丈高，只累得我浑身是汗，渐渐抵敌不住。被那厮一棍将我打翻，用两根春藤将我手脚捆住，拖进洞去。我妻子也在里面，见我被擒，扑上前来将我抱住痛哭。那白猿上来拖她，我妻子偏拼命抓紧我衣服不放。拖开时，竟将我衣服撕了一大片下来，露出臂上刺的龙纹。那厮随即放了我妻子，走近我的身前，一把将我左臂衣服撕开，露出一条赤膀。我正愁它要当着我面，去啰嗦我妻子。见它撕我衣服，以为它要生吃我。那春藤有茶杯粗细，捆得非常结实，挣又无法挣脱，气得我眼睛都冒出火来。死原不算什么，最怕是我妻子要被它奸污。便大声对我妻子说道：‘你还想活么？’一句话将我妻子提醒，我妻子本有烈性，一头往石壁上撞去，满拟寻一自尽。谁知那厮竟懂得人言，听我刚一说，便已转过身来，我妻子还未撞到石壁上面，已被它纵上前去拦住。

“它这时忽然改了刚才凶恶神气，用手朝我二人直比，我二人也不懂。它好似又要到我面前，又怕我妻子寻死，便将我妻子拖将过来。茶

杯粗的春藤被它用手一扯，便行粉碎。它才将我解开，我兵器不在手内，纵上去就给它一拳。那厮也不还手，只护住我妻子，怕她寻死。那厮身体灵便，因为要护我妻子，吃我打了好几十拳，打得它哇哇直叫，一面用手朝我直比。我先前也不知它朝我摆手用意，因它老拦在我妻子前面，越打我越有气。那厮皮骨坚硬，虽然重手法打得它痛，却不能使它受伤。打了有好一会儿工夫，一眼瞥见我使的那柄钢爪，被我抢过来拾在手中，正想用你传我那散花盘顶暗藏神龙抢珠的绝招，先将那厮两眼打瞎，再取它的性命。爪刚发将出去，平地忽然冒起一人，正是那破烂叫花凌真人，一伸手先将我的钢爪接去。那白猿想是知他厉害，立时舍了我妻子，跪将下来。凌真人先对那猿说道：‘你修炼得好好的，偏要动什么凡心，这一顿打，打得不屈不多吧？’那白猿闻言，竟抱住凌真人一双黑泥腿大号起来。我恨那厮不过，正要就势用爪将它打死。凌真人只用手一挥，便好似凭空有一种东西将我拦住，不得上前。凌真人又对我说道：‘它也挨你打得够了，你也无须乎再打它了。它虽不该一时妄动凡心，将你妻子背来；可是它如不是天良未泯，认出你左臂刺的龙纹，想起你十五年前在湘潭王家集上救命之恩，凭你这点本领，它要取你性命，岂非易如反掌，还能容你打它这半天么？再说你既倒反吕宪明，你又随他们前去赴会，我不该不先令你妻子设法逃出。幸而被白猿抢走，不然吕、郭二人回去，明白了你的行径，岂不白害她遭人毒手？那白猿后来护定你妻子，是因感念昔日你放它的恩义，因你妻子烈性，怕她寻死，又知你打不伤它，所以一任你打，它却护定你妻子不来还手。我已来了一会儿，我恨这畜生不该妄动凡心，我又还有用它之处，乐得借你手惩治它。后来你要用钢爪弄瞎它眼睛，我才出来拦住。如今你妻子业已遇救，这畜生也不会再起邪心。你的好友赵心源在谷王峰铁菴道人那里，不久便要到青螺山收拾八魔。无论什么人，只要能遇见我，大半有缘。我送你一样小玩意，你可拿着它先寻亲友，将你妻子安顿。然后到谷王峰跟他们一起去打八魔，到时自有你的好处。’说罢，给我一根藤子编就的软鞭。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也不容我问，只好道谢收下。

“这时那白猿仍是跪抱在他的膝前，不住长嗥。凌真人道：‘我怪叫花凌浑向不收徒，如今一开戒，索性连你这横骨未化的畜生都要做起我徒弟来了。你既是这般苦求，你若依得我一件难事，我便收你。’那白猿一面点头，一面叩头如捣蒜一般。凌真人想是知它愿意，只见他将手伸

进那白猿喉中，好似听见一种脆骨折断的声音。那白猿居然会说起人话来。我起初原没听出他姓凌，因为白猿称他凌真人，才跟着叫的。那白猿会说人话后，凌真人又给了它两粒丹药吃下去，领它同我夫妻出了洞。走过坡脚，便见地下躺着一个大汉，昏迷不醒。旁边还有一条打断了死蛇和一堆缠着彩丝的铁箭。仔细一看，正是那山人姚开江。问起原因，才知凌真人知他厉害，恐他毒箭伤人，先将他元神收拾，然后引出戴家场，将他制伏。他因元神已死，又被凌真人神雷将他震得昏迷过去，所以人事不省。凌真人悄悄对白猿嘱咐了一番话，由身上取出一粒丹药递与白猿。叫它等我们走后，先用丹药将姚开江救醒，然后将他背走。等到凌真人吩咐白猿已毕，便命我夫妻同他快走，被他用法术将我夫妻送到湘潭一个至亲家中。正要朝他拜谢，他只说了一声‘再见’，一晃眼便不知去向。事后追思，才想起那白猿是我幼时在我初次从师的王老师家，见我师兄五指开山王传信由衡山打猎捉回来一只苍背老猿，用铁链吊在房中，想磨去它的火性，再来驯练。我彼时年幼无知，又不忍听它昼夜哀号，趁我师兄不在，偷偷将它放走。那时我左臂上就刺有这条龙纹，想不到十五年光阴，它毛会变白，居然会看见我身上龙纹想起前恩，不还我手。将妻子安顿好后，便来寻你，不想一来就遇着。我记得那日在戴家场曾有许多未遇见的能人，可能引我前去相见么？”

心源便把前事一一告知，又同他去见了铁蓑道人与黄玄极。

魏青从此在谷王寺内暂居，静等端阳节前赶到青螺山去，不时也同心源、玄极到戴家场看望衡玉、凌操。衡玉和他妹子湘英极为友爱，湘英走时，原说到汉阳白龙庵，由玉清大师引见素因大师门下，虽然分别日子不多，总想知道一些音信，苦于家务，不能分身前去看望。便托心源早几天动身，绕道汉阳白龙庵，看看湘英是否已蒙收录。凌操也托心源等，遇见各位剑仙，留神打听允中的下落，如果在青螺山相遇，好歹劝他回来。心源、玄极俱都一一答应下来。回去同铁蓑道人商量，打算四月上旬就动身，先到汉阳探望湘英，带到衡玉口信。然后由陆路走夔州剑阁入川，到川边青螺山去赴八魔之约。大家商量了一次，因为有魏青同行，好在无事，为期尚早，索性提前动身，沿途还可观赏风景。

到了四月初一，铁蓑道人便同了心源、玄极、魏青，四人由长沙起程。走不多日，到了汉阳，好容易寻到了白龙庵，玉清大师业已他往。会见元元大师的徒弟红娘子余莹姑，问起湘英踪迹，才知玉清大师到的